

经济时评

美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痛

陈东海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和华尔街,本应从这次危机中总结出许多的教训,以让未来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平稳发展,避免大危机再次爆发。但是,从危机爆发以后至目前,虽然美国计划出台系列的有关金融监管的框架,但是华尔街和美国主流经济仍然趋向故态重萌,给未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隐患。

美国的“老本”也还没有从危机汲取深刻教训。2008年8月危机爆发时,美国的储蓄率仅为1.7%,危机爆发后储蓄率上升,至2009年5月达到6%。但是从6月起,储蓄率又开始大幅度下降,6、7两月分别为4.5%、4.2%。如果美国人再像过去那样主要通过借贷来消费,那么最终有谁会再借钱给他们呢?所以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模式如果再不死灰复燃的话,可能还会把美国再一次推入大危机之中。而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认识非常模糊。危机爆发以后,奥巴马政府不是把政策重点放在如何提升就业率上,而是出台了许多的消费信贷的支持举措,鼓励穷人多借钱消费。因此,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与未来杜绝危机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

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因此华尔街是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华尔街自身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仍旧以从事金融衍生品为主要业务。华尔街的薪酬文化和薪酬体系仍旧没有改变。在危机不再恶化后,又暴炒大宗商品、股票等等,致使3月份至今,一些市场上涨了50%。

美国政府在此次危机前后,表现也很不令人满意。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的主要办法就是给金融系统输血,花费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财,但是被救企业却利用这些救命钱给高管们发高薪和挥霍。美国政府以泡沫来救泡沫,而不是改变其造血机制,明显是失策。虽然美国政府出台了若干金融监管的方案,但是还没有付诸表决和实施。而目前美国和华尔街似乎已经忘记了这场危机,对于危机的反思根本就不够。随着时间流逝,通过这些金融监管方案的时间窗口逐渐在关闭。何况华尔街的利益集团正在游说国会,阻扰有关监管条款的通过。

美国政府之所以抛弃雷曼而拯救AIG和花旗,是因为后两者规模比雷曼大,救“两房”而放弃CIT集团,均是“大到不能倒”思想。在近期出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美联储被赋予接管那些陷入困境的大金融机构的职能。而这一决定,貌似可以防止未来的大金融机构破产和崩溃,但是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因为金融机构为了不在危机中倒下,只有尽量的做大规模,拉更多的入垫背,才会得到联邦政府的救助。这样做事是鼓励金融机构冒险。

这次危机给美国人和全球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损失,但是美国政府、华尔街、美国人都没有从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奥巴马在9月14日的华尔街讲话中警告华尔街说:华尔街不能指望纳税人再次拯救美国金融业。可是,如果美国政府、华尔街、美国人再次制造出大危机的话,有谁来拯救美国呢?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公司)

小企业“被贷款”现象应引起重视

陈和午

金融危机之下,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难题。诸多迹象显示,今年天量信贷并未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还遭到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挤压。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近5万亿新增贷款有3/4进入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中小企业贷款数量极少。

然而,最新的消息却显示中小企业贷款增幅异常惊人,融资似乎并不存在什么瓶颈。9月15日,银监会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银行监管一部主任杨才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中小企业贷款增幅首次跑赢大市。截至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人民币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12.52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53.7%;中小企业贷款较年初增加22081亿元,占企业贷款增加额的56.6%;中小企业贷款较年初增长21.42%,高于企业贷款增速1.34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5个百分点。

中小企业贷款占比真的过半了吗?为何与人们的普遍印象差别这么大?安邦分析师为此专门对国有、股份制等多家银行的内部人士进行了调研,他们几乎一致的惊讶:“尽管中小企业贷款有所增加,但如此高的贷款比例不太可能,50%多的数字具体如何计算出来的不太清楚,但我们银行达不到,有15%-20%就不错了”。银行人士的看法与市场普遍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那么,中小企业贷款出现这种漂亮统计数据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关键就在于中小企业规模的标准差异。

根据2003年2月19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中小企业标准是根据企业职工人数、销售额、资产总额等指标来确定的,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不同行业会有所差别,但总体来说,我国的中小企业标准比国外要宽泛得多。例如,国外职工人数不超过300-500人才定为中小企业的,在我

国却是2000-3000人以下的都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近日就表示,我国小企业的定义倒是比较接近国际上中小企业的规定。但在我国称为中型企业的,在国外都被划为大企业行列。

据悉,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准则、管理办法对于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差别基本上不大,但对于小企业,不论是风险评价、贷款管理体制等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国内银行由于把中小企业合并统计,上半年中小企业虽然得到了53%,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型企业得到44%,而小企业仅得到8.5%,小企业们是“被贷款”了。不仅如此,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整体还要明显高于大企业。一位银行人士形象的举了一个例子,大企业一般贷款金额大,相当于批发,中小企业一般金额小,相当于零售,批发业务当然要比零售业务的利率低。

而且,中小企业也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分,中小国有企业很多都

是地方政府的“长子”,它们所享受的政策、所掌握的资源都是中小民营企业远远不可比拟的,在银行信贷上显然比中小民营企业具有优势,而这些国有中小企业的贷款却要算到整个中小企业贷款之中。此外,一些名义上发放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授信,实际中却往往并不到位或者变相又拐到了大企业的身上。这些数字上的粉饰当然也都会撑起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和占比。

倘若全国中小企业贷款增幅真的跑赢大市,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也就没有必要再苦苦酝酿了。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小企业占贷款余额过半,其实只是统计上的误区,实际上并没有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对政策有可能形成极大的误导。

(作者为安邦公司分析师)

焦点评论

靠退税促出口非长远之计

李新江

据媒体报道,就在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后短短3天时间,钢铁行业又起波澜。而在15日部委会见轮胎行业代表的时候,有部分厂商提出提高贸易退税加以补贴。

笔者认为,由财政增加出口补贴恐怕是灭火不暇。从短期看来,政府提高出口退税或许可以增加外贸竞争力。但长期看,它不仅不能增加外贸竞争力,而且对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长远之计。

我老家当地有一家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生产子午胎。我有许多子侄初中毕业,都在里面做生产线工作。据他们说,生产过程原料配比、加料时间要求很高,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工人很少严格按照规定填料。大都只是刚开炉就一股脑填上,再胡乱地做一通搅拌。这种管理疏漏可能并不普遍,可是国内指标很高的子午胎,在国外只能做中档货。至今国产轮胎还无法打入高端市场,由此也可略见一斑。

不仅仅轮胎行业,诸如电子、纺织、玩具等外贸依存度高的产业,中国产品大都居于中低档水平。我们如此重视出口额,这只是一个短期衡量标准,“中国制造”能否打入国际高端市场,才真正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型。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利用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优势,虽然获

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却并未产生相应的行业影响力。这是中国出口易受到国外打压的根本原因。

随着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类似轮胎、钢材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增多。譬如,印度当局近期就曾召集电信企业,准备限制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产品。一味增加政策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口不振问题,甚至可能滋生国内企业惰性,在生产中下游环节得过且过,威胁“中国制造”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要提升结构,必须在科技创新、人才储备上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广大农民工,面对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需要迅速提高自身素质。这是国家财政需要及时、大力度补贴的。虽然贸易环境恶化可能带来失业,毕竟最危机的时刻已经结束。相反,国家为经济结构调整做的准备并不充分,大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予失业人员更为直接的技术培训。

春节后不久我与父亲通电话,听说家乡的子午胎企业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几个子侄也纷纷离开,回到当地技校学习。之前依靠体力吃年轻饭的,或许在这场危机的压迫下,不得不努力提升自己,靠着技术养家糊口。这一度令我很欣慰。这场危机中暴露出我们面临的隐患,而解决这些隐患会使我们更强大。

财经漫画

新生活



朱慧卿/图

重庆房价调控应成为全国标杆

陆志明

在几乎已将房地产行业等同于“保八”的时候,有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愿意将房价收入比控制在较为合理的范围之内,着实让人“惊诧不已”。在近期于重庆举办的“2009内陆开发高地论坛”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公开对媒体宣称:重庆调控房价的目标是一个正常就业的普通家庭,6.5年的家庭收入可买得起一套中低档商品房。若房价过高,超出多数市民的收入水平,就不是“宜居重庆”。

将“宜居重庆”的概念与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房价-收入比,区域内部较为有利的商业生活环境结合,这应该比以往地方政府所支持的提升房地产行业更具备普适意义。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吸引人才创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新型产品与服务。与此同时,不仅提升了个人的事业基础,同时也为城市商业环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人才、资源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外部力量进驻,最终形成如此循环往复的良性反馈机制。

产价格,正是目前构成企业商业运作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京沪深这样已经成型的沿海大城市,居高不下的商业与居住地产价格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进驻与人才流入需要考量的关键因素之一。考虑到这些国际性大都市所独有的其他优势,目前仍能吸引到跨国企业中国总部与高端人才的进入,而相对层次较低的生产性基地与普通中低层次人才则出现明显的外流迹象。

对于像重庆这样的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而言,承接来自沿海国际大都市的生产性基地转移,吸纳因在大城市居住成本飙升而离开的人才才是下一步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此前英特尔将中国生产基地从上海转移至成都便是最好的例证。从长远来看,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相对低廉的居住与商业地产价格,较为丰富的人才资源与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一旦被企业运营很好的整合起来,那么将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助推作用。

反之,如果目前大力推行抬高房地产价格的地方政策,表面上虽然能够在短期内使房地产行业的GDP得到较大

幅度的增长,同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较高的财政收入。实质上却吸收了社会公众刚性需求的未来收入,致使地方政府拉动内需的基础受损。同时由于内地区域中心城市难以与京沪深这样的沿海国际大都市抗衡,成为高端人才与跨国公司聚集地,过高的地产价格将会阻碍外部人才与企业进入,最终高企的房价限制了长远经济发展的动力。

此外,房地产行业虽然能够带动相关水泥、钢铁、建材、家电以及装潢等行业的发展,但是这都是基于建筑与装修成本的考量,而目前房价高企的原因在于金融炒作。据国内相关机构的研究结论,目前沿海地区国际大都市的高房价仅有20-30%与实体经济有关。单纯依靠投资炒作来拉高房价,并不会提升多少实体经济与就业。相反却会造成房地产行业、甚至整个地方经济虚拟化泡沫化。

而泡沫化最大的弊端在于终有一天泡沫是会破灭的,虚拟经济终究是要与实体经济保持中长期的一致。如果实体

经济无法形成上文所述的良性循环,那么房地产炒作的越高,对于真实经济的威胁越大。黄奇帆副市长提出“宜居重庆”的概念实质上切中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肯綮。

房地产本身仅仅是国民经济主要产业中的一种,不应对其抱有过高的期望,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更需各个产业均衡发展。如果在重庆这样的城市,房地产行业能够维持在合理的发展空间中,那么其他产业和人才流入将会得到大大提升,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从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巨头的地区分布来看,像微软、谷歌这样的新巨人许多并不建立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而是位于商业成本较低的区域中心城市,譬如西雅图以及加州硅谷等等。重庆等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应从吸取经验,力争以较低的生活成本、以及良好的人居环境来吸引企业与人才的进入,从而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长远动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

央企限薪令不看广告看疗效

狄书爱

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国资委等单位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

终于看到相关部门出台有关所有行业央企高管的“限薪令”了,而且这一规定首次明确规定了央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而且绩效考核还要根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以更为变通的方式规定了高管薪酬的上限。

近年来,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我国已经形成了事实上较大的贫富差距,并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解决这一办法的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改革包括行业垄断在内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采取科学举措,打破部门和行业垄断,取缔既得利益部门或垄断行业高管的不合法、合理收入,降低其薪酬标准,同时不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完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削峰”和“填谷”两方面同时发力,达到“贫富均等”的目的。

在这方面,国家相关部门确

实也在不断努力。比如,对于公众质疑强烈的央企尤其是垄断央企高管的高收入问题,早在2002年就明确规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但由于此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企盈利的增长,这一数字早已被突破。

关键问题有两个:“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年度考核”,其“准确数字”和“考核结果”由谁来操作,如何操作。不少垄断性国企业绩是源于垄断还是源于经营者的努力难以分清。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年度经营业绩挂钩”就非常难以说清。而且,按照文件规定,只有中石油这样的国有独资或者控股企业才是限薪的对象,而一些上市公司,比如中国平安等只是国有参股企业,并不在“限薪令”的限制范围之内,按规定,这些公司高管的天价高薪“限薪令”也拿它没办法。更何况,该《指导意见》主要是由人社部牵头作出一份规范性文件,生效后须由部门共同监管,牵涉到部门利益时,各方又如何监管也同样是个不小的问题。

显然,一大堆疑问之下,这份限薪令执行得如何,公众正在拭目以待。“广告”虽好,还是“疗效”最重要。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拨打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5015号证券时报评论版(518026)。